

標

盃

標孟序

戰國之士縱橫馳騁其文章議論往往
恢詭放誕離經叛道獨孟子生其閒稱
仁義抑功利貴王賤霸力距邪說明於
井田封建學校之制而私淑於孔子然
其文時有奇氣蓋欲引君當道因其機
而利導之如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等語

讀之可喜可愕若與戰國之士無大異者而要其歸粹然一軌於正先儒曰聖人之文猶化工也賢人之文猶巧工也孟子七篇校之孔子論語其規模氣象稍別獨其詞氣遙涌真如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則亦謂之化工而已矣同時莊子之文深博無涯渼然虛無

悠謬君子所不取荀卿之文明王道述
禮樂然使其與孟子相遇性善性惡之
辨終不能合也後世之名文章家者無
不知讀孟子昌黎原道自堯舜歷數之
至於孔孟程子謂其必有所見其送王
秀才序喜其好舉孟子之所道者柳州
自序其文則云參之孟荀莊老以盡其

變若蘇氏父子皆喜讀孟氏書梅聖俞
於科場中謂子瞻試藝絕類孟子老泉
贊歐陽公文歷數孟子陸宣公韓李二
公文以比擬之而司馬溫公與王介甫
書稱其平日好老子孟子而所爲與之
背馳要之諸君子特文人之雄耳其於
孟子之道誠不知其何如也由孟子而

來一千八百餘年至明初方正學著書
其辨仁義王霸甚悉談井田封建學校
甚備其文時有奇氣而粹然一出於正
故其所成就卓犖若此是豈非真能讀
孟子者哉汪子標孟一書其於章句心
融神悟冰解凍釋若舍孟子無文者乃
自序曰當今之世而不急急焉以文誘

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然後知其憂深而思遠也蓋將欲斯世由孟子之文而坐進於斯道也雖然人皆可以爲堯舜顧爲堯舜者蓋寡今世以文章取士用四子六經命題七篇之旨童而習之矣至其爲文率膚淺庸陋若不知有孟氏者何也汪子此書出使天下之士伏而

讀之其於文也幾矣彼區區摹擬秦漢
者奚爲也

時

康熙丙寅仲冬月北海曹貞吉敬書

序

孟子一書不可以文章論豈惟孟子哉
天不可作文觀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人不可作文觀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知文則天人之事思過半已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兼之者孔子孟子天下文章莫大乎孔

孟而局局然降而索諸秦漢以下何哉
五霸桓公爲盛秦漢以來百家之書戰
國策爲雄納國策於孟子不啻小石小
木之在泰山也太史公史記本戰國策
而破其樊籬讀至孟子荀卿列傳其行
文磊落奇怪得孟子之氣之勢之神殊
無類荀卿者吾知其傳孟子而但以荀

卿附見焉耳猶之傳屈原而但以賈生
附見焉耳何則以其行文直逼離騷也
戰國之世去七十子之徒不過百餘年
孟莊屈並世而生夫然後而我乃今知
造物之不可以輕量也當今之世而不
急急焉以文誘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或謂魯論出有子

曾子之門人而七篇之作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特出孟子與萬章兩人手故萬
章一卷尤爲獨絕嗟乎作者難識者不
易千年以來鑒此者太史公一人而已
矣余旣取蘇氏子枕中書而繙之未畢
不覺悠然於東海方子春也

時

康熙丁巳歲仲春月新安汪有光謙子氏
題於樂取堂

標孟卷之一上

新安汪有聲校甫許

第汪有聲校甫校

門人汪能承爾茂甫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一句續佳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翻空王何必曰利補切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一句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起頂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一句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二句註仁
義字所謂
不講之講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王○何○必○曰○利○開○手○便○掃○掃○一○題○豎○一○題○譬○如○拔○趙○
幟○立○漢○赤○幟○然○既○掃○卻○利○字○則○利○字○已○成○死○灰○下○
文○卻○將○利○字○滾○滾○說○去○勢○如○翻○江○攪○海○既○將○仁○義○
字○豎○起○一○題○則○應○將○仁○義○字○重○發○乃○只○用○兩○句○送○
過○且○又○是○反○筆○側○筆○凡○自○無○之○有○之○謂○變○自○有○之○
無○之○謂○化○看○此○篇○初○於○利○字○觀○其○化○於○仁○義○字○觀○

其變次於利字。觀其變於仁義字。觀其化。總之有
有無無變變化化。一王曰變出大夫曰士庶人
曰一吾國變出吾家吾身。又變出萬乘之國千乘
之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一利字變出危字弑字
奪字遺親字後君字千軍萬馬勢不可當。文章
要剛柔相濟。孟子見梁惠王一句截住敘事簡老
更無踰此。此剛筆也不遠句婉切入人。此柔筆也。
王何必二句斬釘截鐵。又剛筆也。王曰三句淳湧
而來亦剛筆也。上下交征句頓挫略住。此柔筆也。

萬乘六句波濤怒發。此剛筆也。萬取千焉三句。冷
冷感慨。又柔筆也。苟爲二句。陡然截住。又剛筆也。
兩未有。斜飛而入。翩跹似燕。又柔筆也。結句剛。
文字發端。最喜喝得破。接得緊。王何必曰利。一喝
便破。王曰。句下緊接大夫曰。士庶人曰。勢甚激烈。
上下交征句。用總法略作一頓。萬乘之國六句。波
外生波。如天馬飛空而來。萬取千焉三句。急流中
著一逆筆。法最險絕。苟爲句。繳得剛健。急接未有
仁云云。本是正說。卻用反勢。一兜便住。王亦曰云。

云。用前語繳上句。卻倒在下。一倒勢更緊峭。得之。
徐揚貢論枕中書。文之至者。大都講一半。留一。
半。且所重處。偏不說破。此篇所重在仁義。如何爲。
仁義。不曾說出。

小序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兩句○截○佳○一○正○一○反○下○分○兩○段○

引書本與
臺池無關
只憑空補
一句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開口二句突兀。驚人。爲二句太奇。不可無證佐。下
就引詩書二段以證之。一從君落到民上去。是用
順勢。一從民挽到君上來。是用倒勢。一倒一順。自
相擊應。○湯誓語與臺沼絕遠。毫無關連。處卻一
筆就繳到箇中。更矯更警。豈非絕大辨才。若必尋

一典故。仍與臺池鳥獸相干。反失文章虛實之妙。
○說詩處。口角津津。滿天喜氣。說書處。聲色凜凜。
滿天怒氣。真化工也。○二段中。觀其章法。伸縮。
所重在與民偕樂。如何爲與民偕樂。不曾說出。
一篇優游涵泳處。全在說詩一段。其餘俱險峻。
首章抹倒他一箇利字。說到國危君弑。機鋒惡毒。
極矣。卻得仁義一味補藥。殺中有生。二章扶起他。
一箇樂字。說到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奉。
承極矣。卻得民欲與之偕亡一味毒藥。生中有殺。

虛領起

烟波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如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機○辨○利○害

段中蘇三

收法貼水
不漏

雖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一。鎮。又。謂。一。段。被。測。建。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步。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鎮。住。陞。折。收。河。內。河。東。四。收。中。二。段。收。加。多。
而不知殫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文寬中著緊。合前後中間共五段。各段各一關鍵。通篇總一關鍵。氣勢馳騁。紀律謹嚴。馬班之所畏也。不違二段。本一養事。分作兩層講。中用一腰鎖法。閒之。在他人定以教養分段。不免排板矣。人用閒。我用架。如月吐樓閣。籠以輕雲。直自清絕。沿上章本兩對文字。對而不對。方中有員。盡心章本不是兩對文字。不對似對。員中有方。中二段幾箇不可字也。字幾箇可以字矣。字自相擊應。王無罪歲四字。包括不違兩大段。渾然無迹。

掃一盡心。憑空豎出一箇盡心來。便有議論有局面。然其遊戲神通。政在首尾談兵處。中間分二段。卻二段都是說養一邊。教只於中附見一二語。非古文無此體製。不違節本。不曾說完。於中忽作一束。使人喫驚。非古文無此氣脈。政說得和風朗日。忽著狗彘食人食一折。天愁地慘。雷雹交加。真奇觀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饑而死也。

語意痛快。而篇體離奇。爲其轉換捷而波瀾遠也。
○起手虛撩二層。已令人傾倒。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輕輕詰問。如冷水
澆背。○須著眼其離合句。不與王相黏者。離句也。

與王相黏者。合句也。挺與刃。離句。刃與政。合句。率
獸食人。合句。獸相食。離句。爲民父母。合句。作俑離
句。使民饑而死。合句。昔人謂以獸相食。跌出爲
民父母來。以作俑跌出。使民饑而死來。何等機鋒。
卻不知開口殺人二字。早已太阿出匣矣。率獸食
人。比殺人進一步。父母率獸而食人。又比率獸食
人進一步。此篇文字。機鋒惡毒極矣。其最妙。卻
在入手虛撩二層烟波。千頃使人墮其彀中。不覺
不知。後來便劈面劈腦。下捶下棒。無不倒頭折服。

好樂章可得聞歟一段同此機軸皆一篇中烟波
迷人處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一篇機軸
全在出語
人曰四箇
字上倩女
離魂通身
脫出而毫
髮不遺

文章之妙
無過絕而
復生今夫
天下之人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稿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再○提○起○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牧一轉從
意盡言止
處跌起大
可玩

大手便掃
掃一題急
豎一題

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兩人問答。寄在出語。人上發出。脫胎換骨。其格甚
靈。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嗜殺
人。本前面說過語。再一提出。卻如突起一峯。妙於
跌宕者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三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四轉

子

衆

五轉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再淡拖三
句文局又
活所謂絕
處逢生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侯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倒問

五句中又
用抑字轉
辦法也一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

重此上下
之開呼吸
變化奔騰
控御若捕
蛇其文
之至也

欲言創民
之產先提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商賈政施
仁四字將

一時朝野
空空幕寫

一番不徑
說入

欲言人君
制民之產

先將士民
空影一番

不徑說入

欲言制民
之產之法

先將古今

制民之產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兩路空翻
不與決破

稅賦出制
民恒產之
法以爲保
民着落處
如黃河之
水百折而
來碣石一
山當住海
口
反掉結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文渾渾灑灑。如大海揚波。茫無津涯。今分三大

段讀之。自起至遠庖廚也。是首一段。王說曰。至蓋亦反其本矣。是中一段。今王發政施仁以下。是末一段。首段挑動其仁心。中段攻其欲心。末段教以仁政。總因他是心上。不免夾帶。所以全用兩路攻打。而行仁著落處。卻留住不徑與他說明。譬如錮疾。遇大醫生。初只輕輕投以生脈散。次務除其病根。然後施以補劑。此其救拔之大機用也。三層段落。繇此分疏。段落既清。觀其行文之轉折。抑揚。予奪。轉折處。於王語中尋之。抑揚予奪處。於孟語中

尋之初看其段落。再看其轉折。再看其予奪。則此文之雲詭波譎。千態萬狀。畢出矣。開口直直截截。許他可以保民。許他足王。看到後來。卻是王之不王。功不至。百姓一班話頭。居其大半。筆墨作怪。一至於此。豈非活活死死。死死活活。手段。人知此篇極縱橫。不知其極含蓄。言保民。不言保民下手處。言老老幼幼。不言老老幼幼下手處。言推恩。不言推恩下手處。言發政施仁。不言發政施仁下手處。言制民之產。不言制民之產之法。到盡頭方

與決破。通篇文勢。如花之欲開不開。可謂含蓄之
極。惟其極含蓄。所以能從空中卷舒翻騰。成此一
篇。極縱橫文字。每於急流中脫卸一步。不知何
處來。不知何處去。此閃脈也。何筆爲然。百姓皆以
王爲愛也。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挾秦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權然後知輕重。鄒人
與楚人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以上等
筆皆是。是心足以王矣。只提一句下文。淨去王
字。單拈是心字。空翻直至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也。王字方纔躍出。是文章斷續處。保民二字。爲骨。心字欲字爲眼。千奇百怪。從心字欲字簸出。而針鋒所向。卻只在保民上。不曾走動絲毫。他文出奇。定不能通篇一意到底。若通篇一意到底。又不能出奇。無窮如此。文章之妙。無過於用逆筆。不逆則不險。不險則不奇。讀此篇。須於用逆筆處。子細著眼。

標孟卷之一下

天外烟波。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立論奇。布格奇。寫景奇。結勢奇。何言之。王好樂。原不從國起。見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立論之一奇也。樂本有古今。曰今樂猶古樂。立論之二奇也。一樂字。分出獨樂人樂。少樂眾樂。四項立論之三奇也。好鼓樂。是本題添出。田獵陪說。布格之一奇也。撰出兩箇。今王鼓樂於此。兩箇。今王田獵於此。平列四段。布格之二奇也。四段分明。是正

講卻都是無端結撰。勢如天馬行空。布格之三奇也。到末句方歸正位。然只是從上文順勢帶下了。不沾實布格之四奇也。憑空畫出四箇聞聲見色。寫景之一奇也。畫出兩箇覺類相告。兩箇喜色相告。慙慙如親聽來。寫景之二奇也。說著愁處。便覺滿天淒風苦雨。說著喜處。便覺滿天霽日和風。轉移造化。只在呼吸。寫景之三奇也。不安根蒂。不說緣因。突以苦樂光景。虛寫於前。再以同樂不同樂之故。倒我於後。則其結勢之奇。尤稱獨步。不從

正位中起。卻從莊暴發端。亦一奇格。兩大致落。落起照說去。絕不著。今樂古樂下一註。腳得大解脫。虎歸穴。尾先入。龍出雲。首倒掛。今王鼓樂二大扇中。無端從百姓說起。寫得淋漓痛快。然後以同樂不同樂。跌出一句。此正虎尾先入。龍首倒掛之勢。自首至尾。布出如許論頭。都是空中樓閣。齊國庶幾一案。到末纔著一句打破。手法老辣。兩扇中。不自家下一實筆。只假設百姓云云。借喚出氣。水月鏡花。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頗摹倣。

其格調。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著語不多。鋒芒射人。雖雄文大篇。無以復加。然一

篇奇情盡從民猶以爲小也一句生出。○加臣始
至於境十四字大饒景色。○民猶以爲小此險筆
也。○險必救之以夷。○夷險相生一切奇文皆從此出。
觀沼上及此篇可見。○入國間禁此閒筆也。○凡議
論文字插閒情冷境可免塵囂。○說文囿寫景如
在目前。○引而近之之勢也。○說王囿只作依稀耳聞。
推而遠之之勢也。○接箇囿字上手換箇阱字還
他機鋒惡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

先議論後引證

又先議論後引證

先引證後議論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獮○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振○起

○舉○為○簡○型

○原○伸○一○顯

○永○南○雲○起

○又○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似開似合似連似脫有意無意之間自成絕妙篇
法○看他仁智勇如何安排保天下安天下如何
安排湯文大王文王武王如何安排引詩引書如
何安排便知天地間有此一種化工文字○齊大
國也齊王口中雖說交鄰胸中橫著一箇大字在

一句截住
卻又寬放

孟子不論大小都教他一箇事法。政是極力陶鎔。追出一箇彼惡敢當病根來。然後以一怒安天下。正論足之。不但作用甚奇。看他前半用箇事字。後半用箇怒字。極文章抑揚起伏之勢。胸中有一怒安天下一案。然後引詩引書。然引詩處有怒字。引書處無怒字。政文章虛實之妙。不必銖銖兩兩計較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二句真擒
駁手

借引證爲
証款大有
實屬

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總一。句。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韻略助色

借解釋爲
誦歎大有
波瀾

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說○。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起○只○虛○虛○寫○箇○憂○樂○光○景○而○急○借○景○晏○一○大○段○以○實○之○。寓○主○於○客○。又○竟○以○客○收○局○了○。不○打○轉○真○脫○胎○。

窮民一段
本與上文
平分六段
卻散開多
說幾句有
伸縮有波
調

奪○舍○手○段○。入○頭○數○行○。何○其○清○空○。忽○轉○一○局○。又○何○
博○雅○。引○證○語○又○蒼○又○秀○。亦○詩○亦○史○。反○覆○百○讀○不○
厭○。而○結○句○尤○爲○閒○閒○冷○冷○韻○流○天○外○。

晚○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一○條○十○句○

前○五○條○各○一○句○末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猗○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
言○平○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格法與交鄰似。但交鄰後半。只有寡人好勇一轉。此篇卻有好貨好色兩轉。物有雙則境濃。故好勇本一項。則分文武二段。好貨好色既有二項。則各著一段。單行單中取雙。雙中取單。總不失爲雙也。然畢竟此篇多一轉。更覺勢如游龍。後半勝交鄰。然前半交鄰勝。文王公劉大王平分三段。而作一中紐。體運之斜斜整整。自成妙局。前一段說王政。是實說。煞說後二段。不說王政。未嘗不是。

王政是空說活說有前一段則後二段不落空有
後二段併前一段都活動○三段三引詩亦有照
應○不打轉明堂亦見高手○文章妙境須於人所
思路不通措手不得處發一想轉一筆自然驚人
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如此篇論行王
政到好貨好色處在他人定是攔截他好色好貨
方說得去○若就好貨好色上起論如何措手卻只
搭上云好貨可王好色可王豈不奇想天開得之
徐揚貢論枕中書○前一段極正後二段極奇○

好貨段說詩。只就詩說詩。是詩中所有。好色段說
詩。從詩外添出。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段公案。是
詩中所無。正文章虛實之妙。○後二段已包在文。
王治岐一段裏面。文王不是好貨好色。緣何體貼
得如許周到。後二段不過足上意耳。但以文勢一
變。便自波瀾橫溢。使人眼花。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一含一吐一吐一含半開蓮花浥露更妍○清空

淡遠文品似檀弓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感○此○低○偏○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傾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例○傳○二○解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叠嶂層巒。蒼鬱茂密。無端說到可殺。使人驚詫。不已。文章不能境外生。境不能窮奇極變。生氣奕奕。奕殺氣凜凜。奇情幻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爲巨室喻治國家。工師喻賢人大木喻賢人所學。

二喻文若
不屬而意
目相足

得大木下。發明賢人所學是姑舍不得的。其意已明。獨遺下爲巨室三字。未得了局。變出治玉一喻。以足其意。雖有兩截。實是一串。但移步換形。使人目眩。夏雲變幻。彷彿似之。○前段緩語收。輕輕呼起下文。後段急語收。疾忙繳轉。上文兩掌相拍。空谷答響。○一篇詰問體。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俟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
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標孟卷之一

標孟卷之二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門人余心澤汝悅甫編

突入子路
不知何處
來有跡宿
有執別有
微貼怡如
飛來一峰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管○晏○並○稱○其○大○者○折○之○

引○證○

轉問處加然則二字豈真或人有此分曉自是孟文放舞抑揚之妙三箇如彼字亦下得好

此段凡三轉

凡四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茲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應以齊王
應賢聖之
君六七作
一段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三轉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四轉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入以齊王意用木也語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盛上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恨起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應○聲○贊○功○半○時○字○結

說管晏處不言己之不爲管晏借喉出氣而已之
不爲管晏自見說文王處不言文王只言商之難
失而文王之難王自見說王齊處不言己之如何
王齊只言今時齊王之易而王齊反手之故自見
可見好文字都是從圈子外得來然要先識得箇
大圈子方可跳出圈子外也不然欲作行空文字

不得下手處。何謂大圈子。曰大地山河都是作料。此篇極善打勢。前以管晏功烈之陋打起。以齊王反手之勢。後以文王之難打起。今時則易之勢。乘勢而往。則不費氣力。而光豔自生。文字圓則難起峰。此篇筆筆圓筆筆有峰。縱橫跌宕而巖巖之性固在。齊人有言一節。是前後過文。乘勢是橫說。待時是縱說。前段論文王時勢。先縱說。後橫說。後段論齊時勢。先橫說。後縱說。是文法變換處。賢聖之君六七作。伏王者不作案。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伏樵悴虐政案。尺地莫非其
有。伏齊有其地。案一民莫非其臣。伏齊有其民。案
氣格浩蕩而埋伏。照應卻甚精明。於議論中插
入齊人有言曰。孔子曰。二節大得抵巇之道。非此
則文氣太平滿少崎嶇。武丁已見上文。又用武
丁朝諸侯二句。重起一頂。如衝風之衰而復振。此
等筆路。著意摹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三轉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天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引喻先提
一句莊子
多此法

養氣段竟
以助苗長
收局格超
氣透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六轉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入傳子貢善爲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九傳

則說到願
 學孔子又
 著皆古聖
 人吾未能
 行二句特
 用逆筆打
 勢○願學
 孔子以下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將說到孔
子與子華
聖從同說
到異復從
異轉出同
特用逆筆
打勢
以下借喉
出氣奔逸
絕塵○幸
我段借賓
形主子貢
有若二段
空中打勢
總無一字
黏皮帶骨

楊孟

卷之二

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
○三○句○何○起○後○分○開○
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
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
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篇分三大段看。自起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論

不動心之道。是第一段。借告子與己伴說。告子是影。黜舍是影外之影。請來影。告子又請出。曾子子夏來影。黜舍。然說到曾子子夏。又不知不覺漸漸影上身來。其曲折之趣。迴合之情。真真不可思議。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必從吾言矣。以告子之學與己對黜。是第二段。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伏知言案。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伏羲氣案。至寫自己養氣處。明明插入告子外義。又借影助長一段。字字打到告子上去。說知言處。全不把好邊講。單

著○波○淫○邪○遁○生○心○害○政○等○語○又○字○字○打○到○告○子○上○
 去○玲○瓏○映○徹○通○身○是○眼○宰○我○子○貢○以○下○至○未○推○原○
 知○言○養○氣○之○學○從○願○學○孔○子○來○是○第○三○段○卻○樂○用○
 借○賓○形○主○文○法○先○以○孔○子○不○自○居○聖○作○一○折○次○以○
 姑○舍○聖○門○諸○子○作○一○折○又○次○以○夷○尹○不○同○道○作○一○
 折○然○後○從○論○列○三○聖○中○跌○出○願○學○孔○子○來○來○路○何○
 等○曲○折○既○出○願○學○孔○子○淨○丟○下○願○學○二○字○不○題○單○
 以○孔○子○空○翻○作○一○大○波○濤○初○以○孔○子○不○同○夷○尹○作○
 一○折○次○以○有○同○作○一○折○然○後○以○所○以○異○作○數○段○詠○

歎○去○路○何○等○委○蛇○竟○不○將○自○己○不○動○心○知○言○養○氣○
等○項○打○轉○一○筆○又○何○高○脫○。首○段○幻○極○中○段○精○極○
末○段○曠○極○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說○題○義○作○二○大○端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非所以三 句刻意匠 心極其深 將意首人 皆有三字 空翻反剔 用四箇端 字逗出攝 光來如極 花見點○ 漸漸說入 擴充來極

齊魯勢○
可盡意止
處物物欲
註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分○明○談○人○君○治○天○下○事○卻○寬○宽○若○論○汎○常○人○者○談○
好○邊○請○出○先○王○作○榜○樣○則○談○歹○邊○理○合○及○時○王○卻○
只○把○賊○其○君○一○句○遠○遠○影○照○到○君○上○來○何○等○心○閒○
手○鬆○古○來○奏○議○家○未○有○立○言○之○妙○一○至○此○者○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活潑變幻
不可端倪
若游龍若
閃電

楊孟

卷之二

勢○精○健○

勢○精○健○

勢○精○健○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先以傷人不傷人。淺淺引入。再後喝出。反求諸己。
一句。抖出為仁之髓。以恍恍惚惚布勢。以直直截
截收局。忽矢人。忽人。忽巫匠。忽擇里。忽單提仁
字。忽連說仁智禮義。忽人役。忽弓人。忽矢人。忽將仁
智禮義四字變出一箇恥字。臨了又將仁智禮義

恥五字歸併一箇已字。不反已。總是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恥。總是人役腦後一槌。死人驚起。此篇僅二十六句。而有十三層。實說喻說正說反說。錯綜不羈。第一層。喝一句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他人要說世無不仁之人。想不到矢人函人。縱想到矢人函人。也不能如此下筆。陡然第二層。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只兩句。分疏明白。何等簡潔。第三層。巫匠亦然。使上文無單禿。下文無徑遂之病。全賴此句。然更不用分疏。上是伸筆。

此是縮筆。縮筆在文中愈簡愈妙。第四層故術不
不不慎也。輕輕喚醒。略作一收。言盡而意不盡。第
五層引證孔子云云。正入仁字。然只說擇里不露。
正意殊飄忽有致。第六層提仁字實講。然尊衛安
宅俱喻言。點綴了無色相。第七層莫之禦云云。連
鎖不仁不智。殊見筆力。第八層兼承不仁不智。帶
舉無禮無義。至目之爲人役。幾於毒呵痛斥。然語
勢撇截。筆無停留。第九層忙接人役而恥爲役。猶
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忽與章首矢人函

人○映○射○似○此○飛○翔○之○勢○迴○合○之○情○真○仙○筆○也○第十
層○如○恥○之○莫○如○爲○仁○振○起○文○勢○躍○出○正○旨○截○然○挺
然○第○十○一○層○仁○者○如○射○云○云○以○反○求○諸○已○實○關○爲
仁○要○指○收○束○全○局○有○千○鈞○力○而○其○妙○處○在○仍○將○射
字○助○色○倒○照○弓○人○矢○人○又○照○到○矢○人○函○人○真○真○臨
去○秋○波○總○而○論○之○本○說○仁○先○說○不○仁○又○說○不○智○又
說○無○禮○無○義○錯○錯○紛○紛○目○光○欲○眩○而○只○就○射○上○一
路○話○頭○借○影○若○有○意○若○無○意○離○合○俱○化○全○以○神○行
老○蘇○所○謂○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者○此○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標孟卷之二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以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景子纔開口。孟子早已知他有將朝不果一段事。橫其胸中。卻若爲不喻其意也者。只接他一箇敬字。自發出一段說話。不管與他機鋒對針不對針。得此數行文字。便覺千頃烟波收攬不盡。禮曰以下發問本意。已自顯然。孟子只是開開發付話頭。雖長一槩。遠神遠體。先引曾子語。稱述一番發明。一番次把大有爲之君起一大勢。次引湯桓一證。次將今天下影照一步。復把湯桓提起。單用管仲二句作波。全不於朝不朝上置一語。水月鏡花。可

玩不可卽。○景子曉得君臣卻不曉得有大爲爲之君所不召之臣。說到此應使世人大開眼界。○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通篇都是賓位。只爲王誦之一句是主。楊復所云。將上面許多說話縮作四字。而許多說話又原自在。不曾少卻一字。真鏡花水月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於人心獨無忼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峭壁層巒
驚濤怒浪
觀者自是
興動

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一篇文字都是無中生有。前段答沈同就切沈同身上生情引而近之之勢也。後段答或問無端說到殺人又無端說到士師可殺人推而遠之之勢也。戴云前段取譬透切。後段淋漓奇崛。字字欲舞。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此篇佳境全在文外。餘地看陳賈與王冷地打疊。一番細雨微波。烟光可掬。至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答已竟。突出古之君子一段。風濤怒發。勢欲拍天。且就周公上。便射著陳賈鬼斧神工。不可思議。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付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八箇字。山折。漢。阮。

一可一轉。詞令。

二句。般。得。簡。保。

但解龍斷
二字正意
外已躍躍言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
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
孤情絕照○心事不曾說出一字言在言外格在

格。外。味。在。味。外。○章法奇甚。真如蛇踪繞線。若斷若續。膠青鹽味。若卽若離。楊復所云。○季孫段看其敘斷夾行。古之爲市下。看其開合相迫。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欲識其去
先識其來
於來上又
分識不識
兩層詞錄
斐然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懷形於解
意之表
而不整
而不亂
綿惺惺
強似之

右○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居○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從○予○說○到○王○從○王○說○到○予○反○反○覆○覆○只○是○一○句○如○
有○千○句○萬○句○就○是○千○句○萬○句○只○是○一○句○所○以○爲○情○
之○至○所○以○爲○文○之○至○空○空○說○箇○王○庶○幾○改○之○王○
如○用○予○當○日○去○齊○之○故○總○不○曾○說○出○惟○不○說○出○其○
故○所○以○千○迴○萬○轉○愈○有○得○說○愈○有○得○想○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標孟卷之二